

盛夏来临，天气预报里尽是橙色高温预警。其实预报红色也没什么，前提是只要有电且空调不坏。空调这东西一旦罢工，人在楼里尤其是在顶层，那种自我感觉恐怕会很接近于烤红薯。

这个坏了的空调和我这间老房子同龄，都已是十八岁。对于一个质量过硬的房子而言，十八岁不算大，对于一个空调呢？已然是老病垂危。据我有限的电器知识，是到了该报废的时候。可是再换新空调，也得一番折腾。而且，这老空调，既然已经用了十八年，再修修恐怕也能再坚持吧？

怀着这种执拗的怀旧的心，就打了维修电话。三个小伙子很快来了，拎着一堆工具。按照皮肤的颜色我暗暗给他们起了三个名儿：小白，小黑和小灰。小灰看着最年轻，我问他，你有二十岁？他腼腆了一下，说二十了。又聊了几句就得知，他才做两年，小黑小白已经做了五年，他们这个小团队跟好多家空调公司都签了约，不是专给哪家空调公司做，也因此他们经手的空调格外多，维修经验很丰富，一到夏天就忙得要

修空调的他们

乔叶

进了屋，他们查看空调，我给他们倒着水，小白接了一个电话，对着手机喊：抱歉不去！给六百也去不了！排不过来呀，排不过来！然后对那两位说，还是那个十八层的，不能去。就那态度，给再多钱也不行。小黑沉默了片刻，说，太高了，那搁外机的地方还那么光滑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我问，我这个呢？小黑顿时眉开眼笑地说，你这个好呀，你看你放外机的水泥板多宽实，这个好。

小灰留在屋里配合指令，小白和小黑上楼顶。我问他们有什么安全绳吗？他们俩说有有，放心吧。而且这楼层，没事儿。我还是跟着上到顶层。他们找了个锚定的地方，小黑系好了安全绳，翻过墙围，慢慢降下去。我和小白在上面往下看。五楼楼顶，按每层三米算，有十五米高？这距离，在平地上不觉得怎样，立起来看，可真是高呀。烈日暴晒，无遮无挡，汗如雨下。我没有恐高症，可是此刻，看着小白在那里忙活，不知怎的，也微微有些眩晕了。一瞬间，居然觉得呆在空调坏了的五楼房间里也是一种享受。有点儿踉踉地回到房间，喝了两口茶，才缓过来。

小灰一直把身子半探在窗外，和小白他们讨论情况，结论是启动器坏了，要换。外机也太脏，必须清洗。也说了氟利昂，要加。小灰说，您报修的时候应该就知道了吧？即使不修，至少也要付上门检查费三十。我说知道知道，修修修。小灰便开始报价，这个多少，那个多少，我都说行行行。最后，小灰又顿了一下，似乎有些犹豫地说，还有高空作业费，六十块。我说行行行。小灰灿烂地笑起来，说那我上去跟他们说，便有点儿雀跃地奔了出去。

我接打了几个电话，不知道他们在楼顶说了些什么，只听他们笑声不断，似乎很开心。我这才觉出小灰那句“我上去跟他们说”那句话意思来。不就是一句话么，把价格谈妥了，从窗口递上去不行么？他为什么还要上去跟他们讲呢？表面的原因是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跟同伴们传递价格消息，深层的呢？是要小小地庆贺一下？再小小地邀一下功？也许，那个高空作业费，是他们多收的？这六十块分到他们每个人头上二十块，不过是一瓶啤酒的价钱，值得这么高兴么？又或者，是不讲价让他们痛快？有时候在街边买个水果小菜，我还会跟小贩们磨磨牙，但是，跟他们，我不想讲价——系着那么简陋的安全绳，慢慢地从楼顶降下去，这情形，每当想起来就觉得难受。

终于修完了，他们来到屋里，依次洗完手出来，我让他们喝茶，他们不喝。使劲儿递，才喝了两口。屋里很快有了凉意。我说我这空调是不是特别老了？见过比这更老的吗？小白很平静地说，你这个还可以。好空调就是搁得住用，我们修过好多年空调，都跟我们年龄一样大了，稍微一修照样好



清韵 (漆画) 陈金华

横沙是长江入海口最外端的一个河口冲积岛。1850年前，横沙水域露出沙滩，形成江渚。1860年后，江苏启东、海门一带逃难求生的“北沙人”自发组织起来，肩挑扁担泥络、铁锹结伴上岛挑泥，筑岸，围圩垦拓，圩田围成后，扶老携幼举家迁徙在这里落脚谋生。

1886年，江苏南菁书院组织招募大批劳工南下大规模围垦圩田，同年12月这座位于崇明岛东南、长兴岛以东、横亘于长江入海口最外端的小沙岛命名为“横沙岛”。横沙岛成形成陆，围圩居人的最早时间在1870年前后，迄今150年历史。

横沙岛的诞生，诞生了一种精神——横沙精神，一种横沙人不惧劳苦、前赴后继、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。

1949年前的80年里，岛上百姓生活困苦，民不聊生。清朝末

期，南菁书院在岛上设立“横沙沙务局”，民国年间，又设立“横沙公团仓”。沙务局、公团仓实行专制统治，强征税赋，搜刮百姓，横沙贫苦农民奋起反抗，斗争不断。

横沙岛地处东海前沿，台风大潮侵袭，浊浪滔天，沿海沿江堤岸被冲垮，溃堤出官官潮没时有发生，被大潮水淹死的前后有万人之众，牲畜无数。曾经，50平方公里面积不到的横沙岛上，大小地主29个，土匪、强盗31人，地主压迫剥削农民，土匪横行作恶乡间，日寇逃窜烧杀横沙，美机扫射渔民船只，百姓惨遭吊打活埋，浊浪江渚，腥风血雨，横沙百姓生灵涂炭，水深火热。

由于长江水流入海时主泓道原走北支变走南支后，横沙岛屡遭海

盛天民是我老友翻译家草婴的夫人，她也成了我的老友。7月19日，她去世了。

敌伪时期末期，日本鬼子到今淮海路常熟路口一座大楼查封塔斯社。当时草婴在塔斯社工作，他马上逃到大楼楼上一户俄罗斯人家躲过搜捕。回到家中，去看望他的人有我，还有盛天民。我才知道草婴有一位这样好的女友。他们后来成为夫妇。

盛天民是老地下党员。我的初中老同学黄震声是地下党员，解放前夕，有一回来找盛天民，草婴开门一看，是老同学，还以为是为来找自己的。其时草婴家在锦江饭店对面，兰心戏院旁边的弄堂里。

盛天民曾拜广东名厨为师。她知道我嘴馋，特地烧菜给我吃。盛天民的女儿盛姗姗是位大画家，盛姗姗有不少房子，香港有一幢，我去睡过一两晚，它在离岛上，风景幽美。不知草婴夫妇去享受过没有。

盛天民非常关心国家大事，简直太关心了，我一直劝她少想大事，身体要紧，可是她不听，还是老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，跟我通电话就是要谈国家大事。她就是这么一位老党员。

思念盛天民

任溶溶

好的。你这空调外机都八十多斤呢，现在的空调外机才六十多斤。

越重越好？越重证明用的材料越实在。一斤面做三个馍和一斤面做五个馍，能一样？

他们脸上的汗仍然在流着，我给他们每人一方湿巾，他们擦完，还把湿巾叠得方方正正的捏在手里。又寒暄了一句，送他们出了门，老远还能听见他们在楼道里朗朗地笑。又突然讪讪地想，也许，像我这么干脆利落的客户，他们会觉得是人傻钱多的那种吧？

嗯，那也没关系。我愿意，很愿意。

记不清有多少个夏日在这法国梧桐遮蔽的林荫下消磨。

因为出书或做选题、策划，常应邀去绍

记忆中的出版街小食肆

(美)海龙

兴路聚谈；几乎吃遍了此处豪华的私家、公馆菜甚至各种洋泾浜的西餐、咖啡，也坐遍了这条街大部分逼仄的茶点店。我知道出版业不算景气，三四个人吃饭动辄千元我感到压力。可有时候谈事绕不开吃饭时间。不知情的人常言上海人门槛精，但我几十年间打交道的经验却证明上海朋友大多比北方人讲义气。我掏钱付账全无可能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法避席。我发现，只要我离开，座谈的朋友们

在食堂或他处廿元左右就能舒适解决午餐以利再战。

走南闯北浸淫上海日久，我又有何不

前，是一个浊浪江渚的乱世小岛。今是沿海堤岸坚如磐石，田园风光美不胜收，大小道路平坦整洁，所有垃圾严加分类，节能路灯星罗棋布，民居别墅鳞次栉比，水陆交通更加便捷，生态横沙交口赞誉的一个51.74平方公里的美丽岛屿。

横沙岛是一个名副其实、岛外人却知之不多的长寿之乡。统计显示，自2005年以来岛上每年百岁以上老人占岛总人口的万分之2.5左右。笔者的母亲92岁，父亲102岁逝世。父亲百岁老寿星的贺礼由时任市长韩正签发，父亲手里捧着那块沉甸甸、亮晶晶的老寿星礼品，少了两颗门牙的嘴笑了很长时间，笑得很满足，很灿烂。

十日谈

漫长的潘家沙春夜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杨晓晖

这是一个令我难以忘怀的梦。这也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梦。

那是两年半前母亲刚去世不久的一天夜里。梦中的我似乎听见一个神秘的声响，我蓦地睁开眼晴，只见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门口，我暗忖房门明明是锁着的呀？瞬间我明白是母亲的魂魄回来了。我迅疾起床，和母亲几乎同时快步相向对方，紧紧相拥。当我的脸贴着母亲的脸时，我感到一丝阴冷，但我一点也不害怕。我把母亲扶到床上，挨着她坐。妈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嗯，蛮好的，焐儿，你千万别再难过了，生命就是那么回事，那要比你想象的好多呐。母亲说着说着淌下泪来，唉，就是太想你们。我用手指轻轻替母亲抹去泪水。过了一会儿，母亲说，必须走了。妈，那你现在还准备去哪儿？母亲略停片刻，眉眼间仿佛稍含迟疑，说，黄河路XXX号。言毕母亲修尔消失了。我口口声声叨念这个门牌号，就在这时，我依稀梦醒，大脑命令自己迅即起床写下号码（平时若有梦中写诗，我多半会起床记下），可这次也不知为何，任凭挣扎也动身不得，或许是自信已经记住这个号码，心情一放松，眼皮一沉，又昏昏然睡了过去。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清晨醒来，拿起笔，却怎么也记不起梦中背熟的号，只记住黄河路这个路名。我真是懊悔透了，责怪自己贪睡，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。人是不能过于自信的呀。我还懊恼在这千载难逢的梦中没有向母亲多探询些情况，比如她是否见到我那早已离世的父亲？祖父母？外婆？我觉得自己真笨，尽管那只是梦。

那天，我长时间在黄河路上兜转，期待着母亲的灵示，期待着上苍垂怜，期待着心智引领，期待着奇迹蓦然出现。我甚至想，如果真的找到梦中的号码，倘若适逢那户人家刚好有婴儿诞生，我一定要认下这个孩子的。黄河路xxx号，你将成为我余生无法排解的心结。那夜，黄河路上，我曾口占一诗以纪念母亲：

母言儿莫悲，托梦泪纷飞。遍迹黄河路，徘徊不愿归。

黄河路上酒家很多，价廉物美，宾客络绎。朋友们好多个聚会常安排在那儿。几乎每次，我都会提前抑或筵后，独自一人在这条路上走走。走走。



能！暇时闲逛中我发现了陕南小吃店：没想到，离“高贵价”大约几十步外就是另一片别有洞天可爱的市井天地。——路边有个热气蒸腾人气极旺的实惠饭店，“陕南”主打大众午晚饭，但它开门营业早，吃早点也没问题。从热气腾腾的粽子到各种盖浇饭和浇头面，还有炒菜、卤蛋等等，品种丰饶。

这里拿手的大约是水面。光面乃阳春面，但一般都连着浇头。有大肉面、辣酱面、雪菜肉丝面、大排面、猪肝面、爆鳝面、爆鱼面、虾仁面等等。除了沾上“鱼虾”的，价格多在十元上下。“豪华”些的爆鳝也不过16元左右。分量足、汤汁鲜，其质量不比大饭店差。如果您是大肚汉，一碗面再加上俩卤蛋，二十元管饱啦。

别以为便宜无好货。这里猪肝面九块钱一客，面是大碗配骨汤，粉嫩猪肝是青葱绿椒单炒另一碟专上的。大肉面满满一碗面上盖着比烟盒略大一块五花肉。冷肉被面汤烫到渐至透明，入口即化；而这里的排骨年糕也是现作现卖，酥脆可口，甫一上菜就满座皆香。

这么好的货色又这么亲民，您可以想见必是高朋满座，这里唯一的遗憾是挤。好在都是家常米面饭，客人至此多为充饥。这里出饭速度又快，顾客吃饱就走；只要不怕拼桌，此处客流迅速不必久等。另外这里幽静不临通衢，吃客大都是附近居民熟客。旅游者大多找不到这类馆子。

陕南食肆的另一个好处是干净。它清清爽爽一如上海市井人家的涓洁；服务人员多操苏北口音，但风味却是正宗上海。有次午间踱去，却见唯一大桌被一外埠庄稼汉占住，带着一伙村民吆五喝六，把菜单上所有小炒点了一轮，足有十几碟，最大的一盘乃满是番茄酱的火红松鼠鱼。这伙人豪气冲天大吃大喝，菜单结账不过一百多元。

公馆菜千元是一餐，陕南美味炒浇头面一客十元也是一餐；公馆一餐是陕南一月的饭价。陕南食肆吃得舒坦，心里也踏实。

黄河路XXX号

